



故乡，新鲜滋润的日子

雷久相

中秋节前，老弟打电话来邀我回老家过节。我答应了，随即采购了辣酱鸭、月饼、水果，决定节日当天回去。

我的老家在安东县最北端的一个小山村，距离株洲市300多公里。为赶中饭，我早上7点半自驾出发，潭邵、邵永高速一路畅通，中午11点钟就到了家。遥想1994年我从东安调来株洲时，搬家货车颠簸蜗行了十几个小时，将一家三口折腾得够呛！如今想来，那年搬家已恍如隔世。

在村前禾场坪停好车，卸东西时，弟媳说：“这么远、这么重，哥哥你难得搬呢，现在院子门口什么都有卖。”我笑道：“醴陵辣酱鸭是侄儿最爱吃的，过节了，就带了个辣酱鸭和几个月饼。”弟媳说：“城里的月饼太贵了！院子卖的土月饼也蛮好吃。”我说：“都试一下味咯。”离吃中饭还早，我便爬到二弟家小洋楼顶看风景。远眺田畴，中稻一片金黄，晚稻绿意蓬勃，一派丰收景象。近观村中新房越来越多，越建越好，老屋新楼交错共存，别有韵味。水泥路、自来水早通了，有线电视、宽带也有了，摩托车几乎家家有，小车也不少；安装了路灯，添置了健身设施，还建了篮球场。这生我养我的小山村越来越有新农村的模样了！

我正沉醉在小村这美景之中，弟媳喊吃饭了。我连忙下楼，满满一大桌子菜，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青菜是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喂的，鱼是自家养的。”弟媳说，“今日村里有好几户都从自家塘里捞鱼过节呢。”食材好，水好，油好，菜的味道当然就好。饭后吃月饼时，乡里的土月饼果然比城里的洋月饼还受欢迎。

在镇上、城里读书的学生以及一些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村里就多了些节日气氛。下午，在村前禾场坪，我看见一些人正围着镇上来的快递车领包裹。身扛六甲的堂侄媳拿到月饼后，正和在外打工的老公手机视频通话。几个老叔、老哥或蹲或站围拢在一起谈天说地。我走上前去一一敬烟，听他们说今年的收成，说冬天修谱，说院子一个贫困户今天也吃了月饼……

禾场坪是村子的活动中心，村民们在此休闲、聊天、健身。吃过晚饭，路灯亮起，音乐响起，大妈、大婶们准时聚集到禾场坪跳广场舞，个个笑容满面，跳

得像模像样，孩子们在队伍里穿梭嬉闹。广场舞散场，小村的夜顿时复归宁静，偶然一二期狗吠，黑暗中一片静寂，在老家宁静的秋夜里，我睡得格外香甜。

乡村的早晨从四五点开始，鸡叫、鸭叫，各种零售车及吆喝一大早就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每天清晨村口都有喧闹的早市，卖点，卖早点，卖水果，卖豆腐，卖肉卖鱼，豆腐冒热气，青菜有露珠，乡亲们每天都过着新鲜滋润的日子。

从前，老家院子距最近的217省道也有2公里，乡亲们要买一包盐、一袋化肥，或者卖几只鸡鸭，一担谷子，都要步行到6公里外的东安花桥或8公里外的邵阳五峰铺，往返一个来回就得大半天。那种遥远的距离感和出行难一直困扰着村民。搭帮“村村通”的好政策，水泥路修到了村里，外面的售货车也跟到了家门口。如今，乡亲们去花桥或五峰铺买东西，骑个摩托车一飙，十来分钟就到了。便捷的交通让时空距离变小，让村民生活圈扩大。二弟在花桥镇开了个小店，弟媳白天在镇上开店，晚上回老家院子住宿，自称每天都在“走通学”。近几天，身为村主任的二弟有点忙，过节了电话也接个不停，正忙于增建村道会车点、建村垃圾站等大事。“还准备申报县里的美丽乡村呢。”二弟拿出一份申报草案，为老家描绘出了一幅文明乡村的美好蓝图，听得我心里痒痒的。

许多年前，我一想离开村子，到城里生活。现在，在城市里住久了，我反而向往乡村，想回老家过村民的生活。大弟说：“哥退休了就回院子来住嘛。”我连道：“好、好！”

第二天下午返程时，弟媳送我一堆瓜果、蔬菜，还有一盒土月饼。上高速前，我又绕道芦洪市买了两盒“东安鸡”。妻子就笑我：“你送你弟洋月饼，你弟送你土月饼；你从株洲带鸭回来，又从东安带鸡回去！”呵呵，是有点搞笑！好在一路畅通，车到株洲时，那两盒现炒现卖、真空包装的“东安鸡”还有点温呢。



曹舜奇

奇迹：

一本诗刊绽放芳华

一处风景，可能因一个美丽的传说或是一篇绝妙诗文而全国知名；而改革开放之风，却吹绽了《散文诗》刊这朵奇葩。正如北大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1999年来益阳时所说：“文学界很少有人不知道益阳有个《散文诗》的。”

而《散文诗》更深层的价值，还在于它是全国第一家、也是长期以来在发行量和影响力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位置的散文诗期刊，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2017年举办的“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的大型评奖活动中,《散文诗》创刊主编邹岳汉获得“百年新诗贡献奖·编辑贡献奖”(获此奖项的全国总共6人)。邹岳汉获此殊荣,不仅是对他个人开创性地从事散文诗编辑30余年的表彰,也是作为新诗之体的“散文诗”和在湖南益阳诞生、全国知名的《散文诗》刊,在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上获得相应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

益阳籍著名作家、也是《散文诗》刊开创时期见证者的叶梦,早在1994年发表的《邹岳汉和他的散文诗梦》里说:“岳汉老师办《散文诗》完全是作为一种事业,为此倾注了全部生命。”

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追寻诗人邹岳汉的梦想之旅。

孕梦：

能否闯出一条路子来呢

1959年7月,邹岳汉曾在当时工作的《益阳日报》副刊发表散文诗处女作《黎明的前刻》,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文革”开始,他的文学梦被打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文学艺术开始复苏。这一年,年过四十的邹岳汉在刚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第八期发表了杂文《寓言的魅力》,重新燃起了压抑已久的文学梦,狂热地开始新诗创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重新出版的泰戈尔、屠格涅夫等人的散文诗经典,如坐春风,如沐夏雨,精神为之一振。1979年,他写成一部含有



100多个短章的散文诗集《涛声》投给北京一家大型文学刊物,半年之后却被退回来。

邹岳汉觉得,散文诗不仅自己喜爱,还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很喜爱,但是全国却没有一个专门的散文诗发表园地,能否在这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呢?

一个梦想,开始在他心中孕育。

追梦：

“佳作如云,读之令人兴奋”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85年5月,邹岳汉在原益阳市第三次文代会上当选为文联专职副主席,同时兼任益阳文化馆馆长。趁住院治疗期间,他将压在箱底的《涛声》书稿翻出修改。几经反复掂量,一个大胆的想法诞生了——另辟蹊径,创办一个专门发表散文诗的刊物。

他从市党史办调来徐烈军当首任责编。1986年徐烈军被调走后,他又打破体制条条框框,从市床单厂调来文学青年冯明德接替。没有经费,从办公经费中挤一点,想方设法筹一点;没有稿子,就一边自己写作一边安排组稿。1985年12月,由邹岳汉主编的中国首家散文诗试刊号面世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寄托着一个远大梦想、印数3000册的《散文诗》,在当时低俗的“地摊文学”盛行的情况下,以其独特品位脱颖而出,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赞许。著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屈艳 张脱冬

我们去巡湖吧

一直把岳阳(汨罗)当作第二故乡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听说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立,便第一时间加入协会,当志愿者,还常给协会秘书处打电话:“何时通知我下洞庭湖巡逻哦?”11月1日,他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造访湖南理工学院,看到江豚协会志愿者,就欢喜地对张炜、迟子建说:“这是我的好兄弟、保护江豚的志愿者。我们去巡湖吧。”

当日上午,张炜、韩少功、迟子建,随江豚保护协会巡逻队员飞舟洞庭,开始了一场寻访江豚之旅。

初冬入洞庭,周览无不极。烟波浩渺,水鸟翔集,青山、岛屿隐约其中。一到湖边,许是被湖光吸引,张炜、韩少功驻足欣赏;迟子建连忙掏出翻盖手机拍照。

9时许,大伙来到飘尾码头。江豚保护协会巡逻队员江科明、徐沐辉、徐立君、龚秋明等已在码头等候。大伙穿好救生衣、登上冲锋舟下水,开始巡湖。

“韩花”,江豚保护协会第一个作家志愿者

冲锋舟掀起滚滚浪花,银鸥在湖面翩翩起舞。迟子建高兴地喊道:“这是从北方飞回来的候鸟吧?”“对,是刚从北方迁徙回来的银鸥。”江科明对洞庭湖候鸟了然于心。一遇知音,迟子建更加欢喜,大家酣谈起来。

“快看!江豚!”徐沐辉手指前方,只见不到100米的地方,一头江豚跃出水面,3位作家喜出望外。

“左边也有江豚!”顺着志愿者指引的方向,大伙看到江豚夫妇正带着宝宝围猎呢。船只停了下来,江豚家族们在冲锋舟周围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大家纷纷掏出手机、相机记录这美丽的瞬间。

“一下湖就看到了江豚,真是幸运!”韩少功高兴地笑成一朵花。对,他就是“韩花”,汨罗天井人民念在心的“韩花”。50年前,15岁的韩少功落户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他在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乡亲们亲切地称他“韩花”。

对汨水洞庭,韩少功有着非凡的热爱,他

张炜“韩花”迟子建

巡护洞庭心依恋

不仅在这里度过了无忧的少年时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所以,他是第一个加入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的作家志愿者。

永远留住江豚的微笑

江豚在暖阳下纵情而舞,韩少功露出少年般欣喜的目光:“它们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哩。”

张炜惊叹道:“大自然真是太神奇、太有魅力了!”

“江豚知道客人来了,这也是一种感应。”迟子建深情地说,“万物皆有灵。作家应该在平凡生活中、大自然中寻找创作动力,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写作状态。此刻,我就真实地身处其中了。”

“江豚又叫‘江猪’,是高智慧野生动物,它有三四岁小孩的智力……”徐立君向3位作家介绍,“江豚属于胎生哺乳动物,每胎只生一个宝宝。”在志愿者心中,江豚有家庭观、家政观和团队精神,它们面带微笑,憨态可掬,是洞庭湖的精灵,是美的化身。

在志愿者的讲述中,首次见到江豚的张炜好奇地问:“江豚体型大小和人一样吗?它和海豚有什么区别?”徐沐辉回答说:“成年江豚有100多公斤,比人类体型大,也比海豚进化更完美,江豚的嘴巴呈‘W’型,永远都是微笑着的。所以,我们江豚保护协会的口号就是:永远留住江豚的微笑!”

江豚保护志愿者是洞庭湖的光荣

迟子建突然忆起某事,问志愿者:“我曾在央视看过一部关于江豚保护志愿者的纪录片,那应该是报道的我们江豚保护协会吧。”

“是的。从2012年开始,央视陆续拍摄了7部关于江豚保护协会保护江豚的纪录片……”江科明回应道。

飞鸟盘旋,江豚嬉戏。志愿者介绍说,以前,洞庭湖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迷魂阵,协会志愿者协助当地渔政持续监督、清除,现在,迷魂阵已荡然无存。过去,东洞庭湖边有不少小造纸企业,洞庭湖与长江水上咽喉要道被1200余条大吨位运砂船堵死。为了打通洞庭湖、长江水生生物洄游通道,杜绝污染,江豚保护协会向市委市政府上书建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果断关停污染小造纸企业,搬迁了船舶锚地。

“江豚保护协会真了不起!协会水上巡逻

队员是伟大的。”韩少功说,“他们是洞庭湖的光荣。”

张炜赞道:“江豚保护志愿者这样有勇气、有激情、有效而有力地影响一方山水,对环境保护做出如此持久而巨大的贡献,实属罕见!他们是洞庭的功臣,也是湖南的骄傲!”

饱览洞庭风光后,志愿者提出上渔民家参观,作家们欣然同意。冲锋舟停靠在扁山西北水域的一条芰船边,船上盆栽的月季开得正艳。

渔船主人在不在。龚秋明带领大家参观了一番。“船只不过10来平方米的空间,渔民一家三代人吃喝拉撒都在这。”

“他们的生活不容易啊!”韩少功心生怜悯。当来到船尾渔家的简陋厨房,他幽默地说:“这厨房跟我们家的差不多。”

山川湖泊也是我们的“根”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冲锋舟继续向前,远处小岛遥遥相望。志愿者跟客人介绍,君山岛有二妃墓、柳毅井等许多古迹及美丽传说。

迟子建惊叹:“洞庭湖如此美丽壮观,我原本没打算下湖,现在看来确不虚此行。”

心旷神怡,3位作家滔滔不绝讨论着大美洞庭,顺理成章地谈起文学写作。

“现在,即使用最简单、朴实的语句来记录此情景,也能深感洞庭的壮美。古人就擅长将自身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上,对自然有真切的体悟,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张炜说,“我要让我的工作室的伙伴们来洞庭湖采风,采访江豚协会志愿者。这将是与万物共生、共长、共融的难忘之旅,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具备强大生命力的作品。”

韩少功微微颌首:“山川湖泊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需要我们继承,那是我们的‘根’,写作不能全然照搬西方的东西;但是也不要盲目以为所有问题都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当下社会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作家应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下保持心灵的安宁和独立;在程序化的生活中返璞归真,亲近大自然,从平凡生活中、大自然中寻找创作动力,保持良好的写作状态。”迟子建笑意盈盈地说:“此刻徜徉洞庭之上,徘徊云梦之间,江豚、飞鸟亲近我们,这是人与自然最美好的共处。”

并制定规矩:检出次品按比例扣款。无论是主编《散文诗》杂志或是后来主编《中国年度散文诗》,数十年来,他坚持散文诗“诗”的本位,努力从学理上、实践上与“散文诗是散文和诗的混合体”一类模糊观念划清界限,在为散文诗文体的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编辑风格和品牌效应。

在邹岳汉的支持下,《散文诗》在当时自负盈亏,办刊经费、人员编制都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在当时纯文学刊物发行量普遍滑坡的情况下,《散文诗》单期发行量曾高达7万份,在全国诗刊界是一个奇迹。1998至2000年,邹岳汉带领《散文诗》刊同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以自筹为主建立起260余平方米(相当两套132平方米的住房面积)的《散文诗》杂志社办公场地。《散文诗》也先后荣获了湖南省和全国性的多个奖项。

续梦：

年过八旬,耕耘不已

2000年底,邹岳汉退休,他把《散文诗》主编的岗位和刊物未来更大发展的重担交给了继任者冯明德,但他个人的散文诗之梦并没有结束。

从2000年起,邹岳汉开始主编《中国年度散文诗》,汇编全国各地每年发表的散文诗佳作,交由出版社出版发行,至今已连续18年出版18册500余万字,蔚为大观,并以它的开拓性、精神性,成为全国散文诗界又一个知名品牌。2007年邹岳汉获“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重大贡献奖”。

他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注重提携后辈,推介新人。他用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一个著名散文诗人、编辑家的独特视角,写下洋洋数万言的《中国大陆近20年散文诗发展概观》(载《散文诗世界》2006年第1期);2012至2014年,为《文学报·散文诗研究》撰写“中国散文诗发展史话”18篇,搭建了中国散文诗发展史初步框架,为中国散文诗发展史的梳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年过八旬的邹岳汉,仍然在主编着每年出版一本的中国散文诗年度选,同时着手整理、扩充他从前出版的《启明星》《青春树下》等个人作品集,继续着他的散文诗梦之旅。